

书林漫步

梅花馆主之死

◎祝淳翔

民国时期有多位评剧家被尊以“四大”之目,各有各的说法,如唐大郎在1941年5月9日的《社会日报》上,列出“评剧家有四大金刚与四小金刚之分,四大金刚者,苏少卿、郑过宜、徐慕云与张肖侗诸君。四小金刚者,张古愚、王唯我、南腔北调人与白松轩主是”。其中南腔北调人本名余尧坤,白松轩主本名史悠宗,两位均过世较早。而在1939年4月16日《金刚画报》复刊号上,胡梯公(应即胡治藩)撰《评坛四金刚》,则以徐慕云、郑过宜、张肖侗和梅花馆主郑子褒为四金刚,似主要局限在《申报》与《新闻报》两大平台。

徐慕云从1938年11月起,在《申报·游艺界》连载《故都官闺梨园秘史》,而郑过宜则从1939年1月起,在《新闻报·艺海》连载《卅年歌场回忆录》,所谓“官闺史述胜朝梨园遗韵,娓娓而谈,引人入胜;回忆录引经据史,博采旁搜,旗鼓相当”。而张肖侗则分别在《新》《申》两报辟有“荷蓑室剧话”专栏,以及在《戏世界》连载《歌场见闻录》(笔名侧帽客)。至于郑子褒,属于前辈剧评家,“熟稔掌故,如数家珍”。他还堪称民国戏曲唱片界第一人,曾先后供职胜利、高亭、偕开唱片公司,并筹建经营长城、北海(由胜利改组)。

1949年后,郑渡海东去,其后音信杳然。唯见蔡登山《洋场才子与小报文人》书中记陈定山一节中,引铨铨《略记陈定山先生》称某夜定山设宴款客,其中有“后来跌毙于凤林酒家‘做鬼也风流’的梅花馆主”。

直到2023年8月,我才通过朋友弄到1955年11月2日《联合报》的报道《梅花馆主惨死》,副标题:“在酒家争吵堕楼,遗体后移灵殡馆”。正文如下:

平剧评论家梅花馆主郑子褒,于上月三十一日晚上十一时许,在本市凤林酒家酒醉与酒客李荣廷在楼梯口发生争吵,不幸坠楼身死,昨日台北地院检察处检察官与法医会同该管区第一分局进行侦查死者致死原因中。

郑子褒,五十七岁,浙江人,住本市杭州南路。死者该日晚上首与友人到凤林酒家买醉,后又转往孔雀酒家,等十一时许返回凤林时已有醉意,当时死者即坐在二楼楼梯级上面,熟识之酒女秀兰要送其返家被拒,此时适有另一酒客李荣廷下楼经过楼梯时碰了郑子褒一下,两人就在楼梯上吵了起来,不知何故死者竟跌下楼梯受了重伤,经急送省立台北医院急救不及,因脑出血,延至昨晨逝世。

事后管区第一分局刑事组派员到现场勘查,并传唤李荣廷、秀兰讯问,然李有无推过死者,抑或死者自行酒醉跌落,无从知晓,只知两人曾伸手比画过。嗣后其子“郑玉器已由花莲乘飞机赶来台北料理善后”。



《朗费罗童话》

插图选(2)

亚瑟·A.狄克逊 绘

约翰·奥登和普丽西拉

书边杂写

“书估中有识力者”

◎丁古尼

国家图书馆藏明刻本《遗山先生诗集》原是黄裳插架之物,其跋尾云,“北京修绠堂估人孙氏,余素识之,人颇健谈,而每得异书。月前来海上,访之于其小楼上,询之,无何善本。日昨闻风子兄言,渠携书四种拟售之文化部,今晨石麒来,亦告曾见一单于渠处,即往访之。初尚不肯以书出示,坐谈移时,始于后楼取此弘治本《遗山集》出,继又出黄丕烈校跋之善耕堂顾氏抄本《东国史略》、叶石君朴学斋抄本《吕和叔文集》,朱墨灿然,皆名迹也,不肯言价,姑先以四石米值获此书归,更订后约观它书,快慰之至。久不见异本,遂有眼明之乐,归而濡笔记之。时庚寅(1950)九月十四日,秋晦作寒,黄裳识于海上”。此跋未见《黄裳集》,乃集外文。

所谓“修绠堂估人孙氏”即孙诚俭(字助廉),本在北京经营古旧书业,1942年,在上海设分号。据黄裳说,“修绠堂在上海的分号是温知书店,在三马路转角的一角小楼上,也没有招牌。助廉五短身材,微胖,跟老兄不一样,是极喜交际的”,且气魄大,谢兴尧说,“孙某在沪时,因联络应酬喜吃酒,一夕数千金无吝色”,不知黄裳当时是否也做过孙诚俭的座上客。1950年秋冬之间,孙诚俭在上海售书,黄裳“近十日来得书几十种”,其中明崇祯刻《吴骚合编》“百万一掷,倾囊不惜”,则较这册“四石米值”《遗山先生诗集》似未遑多让也。

《遗山先生诗集》第二十卷之尾还有一条黄裳题记,“今日又见一本,为休阳汪季青所藏,印工较此为佳,尚存李瀚重刊序,当并储之也。壬辰(1952)二月十七日”。大概就在此时,黄裳“闻孙助廉已破产倾家,颇为之惜。此人为书估中有识力者。每至一地,多得异书。余获善本于其肆最多。今乃不可问矣”,而且“壬辰夏秋之际,余两至北京,曾数访助廉于东四修绠堂,已无书应市矣。其人意兴亦大劣”,最后落寞以终。



新书快递

普鲁斯特先生

[法]塞莱丝特·阿尔巴雷 著

[法]乔治·贝尔蒙 编写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从1913年到1922年作家去世,阿尔巴雷一直是普鲁斯特的的女管家。除了照顾他的起居,她也融入了他的隐居生活,甚至实质性地参与了《追忆似水年华》的写作。

智能简史:
进化、AI与人脑的突破

[美]麦克斯·班尼特 著

中译出版社

现代AI系统存在巨大局限——人类大脑轻而易举完成的认知壮举,AI至今无法复现。班尼特提出论断:答案深藏于人脑进化的10亿年历史中,而这段历程充斥着无数试错、灾难与精妙的创新。我们的大脑



蕴藏着待解的进化密码——AI的未来或许正系于此。

妇女一直在工作

[美]爱丽丝·凯斯勒-哈里斯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作者打破妇女“被动依附”的传统叙事,真实再现了美国妇女从事工资劳动的发展历程,讲述其劳动形式、家庭形象和社会职责在进入19世纪后发生的剧变。

广告业务员日记

[日]福永耕太郎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在日本泡沫经济初期进入首屈一指的大型广告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一面是享有高收入与众人的艳羡;一面是夜以继日的超时工作,身心都在崩溃边缘摇摇欲坠。

李广田早期散文的演进

◎文从周

李广田与卞之琳、何其芳并称为“汉园三诗人”,其文学创作的主要成就却在散文方面。他的第一本散文集《画廊集》虽然名声和影响没有何其芳《画梦录》大,可相继出版的《银狐集》《雀蓑记》在素材拓展和形式探索上都有长足的进步。

《画廊集》中的《野店》《种菜将军》几篇,艺术技巧已相当娴熟。不过,集子里大部分作品的情绪表达略直显露,时代的压抑、人生的苦闷

弥漫在字里行间。

《银狐集》题记写道:“我觉得我文章渐渐地由主观抒写变向客观的描写一方面。”由个人的伤感、身边的琐事转向了“人物”,注重写实的《老渡船》《柳叶桃》等篇,悲天悯人,“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堪称京派散文的代表作。

《雀蓑记》里的篇什写作时间截止于抗日战争前夕,问世则在两三年后。作者读到时“颇觉生疏”,是因为远离社会现实,未能反映和回

应时代吧。但从文学史的视野看,那些采用象征主义手法的作品极具现代性,与鲁迅《野草》颇为相似。而其中《山水》一文,定然是“今文观止”的必选篇目。

从伤感主义到写实主义,再到象征主义,李广田早期散文的演进轨迹十分清晰。他在一步一步地提升自己的艺术境界,也在追赶着世界文学发展的进程。可惜的是,外来侵略导致这一努力戛然而止,李广田中后期的散文创作转向了另一条道路。

书评书话